

廣

豐去豆

異

編

廣韻異編卷之八

卽月軒主人彙次

幽期部

晁采外傳

大曆中有晁采者小字試鶯女子中之有文而能言者也
與母獨居深嫺翰墨豐姿豔體映帶一時有尼常出入其
家言采美麗為天下冠不施丹鉛而眉目如畫不佩芳芷
而體恒有香不簪珠翠而鬟鬢自治嘗見其夏月着卑衫
子右手攀竹枝左手持蘭花扇按膝上注目水中遊魚
諷竹枝小詞若黃鶯學轉真神態中人也性愛幽期

愛者赤黑色也故其室名曰窺雲室其館名曰期雲館
日蘭花始發其母命目之采即應聲曰隱於谷裏顯於
海貴比於白玉重匹於黃金既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王之
琴其敏慧若此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周旋每自誓言當爲
伉儷及長而散去猶時時托侍女通殷勤茂嘗春日寄以
詩曰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黯安得千金遺侍
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其二曰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
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其三曰旭日
瞳瞳破曉靄遙知妝罷下芳堦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
人白玉釵其四曰孤燈繞滅已三更窓雨無聲鷄又鳴此

夜相思不成夢空懷二夢到天明采得詩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且曰吾憐子也茂曰何以不去心侍者曰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茂持啗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茂遂棄之明蚤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如梅英大茂因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所來數茂即書其異托侍女以報采采持閱大喜曰並蒂之諧此其徵矣因以朝鮮蘭蓀與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遂寄茂以詩花箋製葉寄郎邊的的尋魚為妾傳並蒂已看雲錦錦郎卑面買花船荏苒聖秋屢通音問而歡好無

母有姻席之行采郎遣人報茂茂喜極乘月至門
願焉晨起整衣兩不忍別采因自剪鬢髮持以贈茂
好藏青鬢早締白頭也茂歸藏於枕畔蘭香芳烈馥
人因以詩寄之曰几上金猊靜不焚匡牀愁卧對斜
梳金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綢繆之後又復無
機可乘時值杪秋金風淅粟采無聊之極因遣侍兒
以詩寄茂曰玲瓏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采初魂
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窓外江村鐘響絕
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
如茂答曰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舊金衣文君
未奔先成渴顙頊初逢已自傷

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甚
聽牀頭漏漸長自茲以後間淵彌深采抱爵中懷遂洞素
質毋察其異苦詢侍兒侍兒因微露其情母嘆曰才子佳
人自應有此然古多不偶吾今當為成之因托斧柯以采
歸茂定情之夕更覺幽懷若比目之逝青波文禽之遊綠
水也如此經年並肩倚膝試期逼迫茂欲買棹長安將行
茂因問曰吾捨汝而遠行天涯俄頃得無悲乎晁采憐然
動容曰君豈知也竊聞分手那禁傷心江上斜陽政當暮
日峽中行雨已阻朝雲况蘭葉之當辭屬文無之將贈
長亭而跳脫緩對離觴而腰綵寬撫鴛枕於連宵願

淚望魚書於他日寧事蘭膏幸踐刀環之期毋貽機錦之
怨又口占詩曰夫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畫舟欲待
相看遲此別只愁紅日向西流采家畜一白鶴名素素一
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紫燕皆能
寄書遶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
書二絕繫於其足竟致其夫詩曰窓前細雨日啾啾妾
在閨中獨自愁何事王郎久離別忘憂捻對豈忘憂又曰
春風送雨過窓東忽憶良人在客中安得妾身今似雨也
隨風去與郎同采痛夫遠離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鞢寄
之曰如妾踵君而行也履下具木出於采手極為精巧至

京遇博物君子窺見之曰此謂白雲青鳥王母御之會穆
王於赤水之上者也故中國傳其制天子赤鳥九色皆
衆裳婦人之帛飾以白雲口綴雙珠越兩月茂得雋歸試
問采曰此履於古有制乎對曰此西王母御以降赤水者
茂因益敬重焉一日偶病消渴生贈以武夷茶一函采謝
曰猥辱來貺不惟損疾勉我良深第岨本不移豈能止
行之惑日仍有度寧可解雲駛之疑請諷匪石之言未幾
斷金之好覩物心悲力書不盡生以書示所知都不解其
指一客在旁曰茶名不遷意在勉其一志故有此答耳其
博物皆類此采與茂麇和甚多而其最豔者子夜歌十八

昔因竹於後云其一曰儂既剪雲鬟郎亦分絲髮

人處縮作同心結其二曰夜夜不成寐擁被啼終夕

信儂時但看枕上跡其三曰何時得成匹離恨不復

針刺齒齧夜夜得見蓮其四曰相逢逐涼候黃花忽復

顰眉臘月露愁殺禾成霜其五曰明牕弄玉指指甲如水

品剪之特寄郎聊當携手行其六曰寄語閨中娘顏色不

常妍含笑對棘實歡娛須是素其七曰良會終有時勸郎

莫得愁黃藥喂春蠶要綿須辛苦其八曰醉夢幸逢郎無

奈鳥啞啞中山如有酒敢惜千金價其九曰信使無虛日

玉醪寄盈觥年日雨底事太多晴其十曰繡房擬會

郎四牕日離離手自施昇障恐有女伴窺其十一曰相思
百餘日相見苦無期寒裳摘藕花要蓮敢恨池其十二曰
金盆盥素手焚香誦普門來生何所願與郎為一身其十
三曰花池多芳水玉杯挹贈郎避人藏袖裏濕却素羅裳
其十四曰感郎金鍼贈欲報物俱輕一雙連素縷與郎聊
定情其十五曰寒風響枯木通夕不得卧早起遣問郎
宵何以過其十六曰得郎日嗣音令人不可覩熊膽磨
墨書來字字苦其十七曰輕巾手自製顏色爛含桃
懷袖裏然後約郎腰其十八曰儂贈綠絲衣郎遺玉
郎欲繫儂心儂思著郎體

紫竹小傳

大觀中有紫竹者工詞善於調諫恒謂天下無其偶一
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
若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耳玄伯默然嘗過
於野有秀才方喬樂至人也一與紫竹遇欲觀其狀更不
可見晝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鬱每入閨閣見賣美人
圖者輒取視進其有相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
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眉如遠
岫首如螭但得相思不親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百日
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一錦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

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
鏡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
使人照之即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所留之影同此
女一得陽精影即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
即飛入日宮散為陽氣矣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陽
寶鏡喬試之果然遂以白玉盤螭匣盛斯鏡而達意焉
竹欣然而受遂得以詩詞往來長夏喬讀書於種梅館
思紫竹至於忘食忽紫竹遺以書其大畧云欲結素
澗素節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為期聊同織女春
帳裏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

詞亦多端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樓地舊曾遊
繁如綿煙草襯雙鬟玉面碧窓人一紙銀鈎春鳥信
遠卜清秋夜梧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
酒二月夏自此音問兩絕而想像難真紫竹因覓銀光紙
中其悲愁眷戀之意復綴以下美子詞曰繡閣鎖重門
手終非易牆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別
又難相似昨夜如何綉枕邊夢見分明是遠約於望雲門
暫會因於牆陰之下閑履蒼苔鞋底盡濕而方不至俄聞
人語遂歸繡閣獨倚畫屏不勝悵悵恨作踏沙行一闋云醉
柳迷鶯懶風慰草約郎暫會閑門道粉牆陰下待郎來

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裏望郎不到心如擣
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向墻陰繞紫竹既歸方喬始至四
顧徬徨憾惋而去遂以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為菩薩蠻詞
雜以戲語以解之曰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諾
不道一睽違佳期難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
不須慌見時湏打郎喬復為詞戲答云秋風只擬同衾
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鴛鴦如燕
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紫竹遂投書
喬因寄踏沙行一闕云筆銳金針墨濃螺黛盟言寫
錦袋玉屏一縷獸爐煙蘭房深處深深拜芳

難載簾前細祝風吹帶兩情願得似堤邊一江綠水

年年

在後因復尋舊約遂得諧繾綣之私自此兩情相得
紫竹常目喬為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
桃花片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營如榴肉市之得百金
因戲以詞寄喬曰與郎眷戀何時了愛郎不異珍和寶一寶
百金價美來何用郎戲郎郎莫恨珍寶何須論若要買郎
心憑他萬萬金喬為之撫掌但蹉跎時景忽復青陽其父
稍有所聞遂召喬以紫竹妻之焉然往來詩詞甚多不能
畢錄猶有一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粧慵
閑美荷錢水欲呼女伴來蘭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

屏山倚又云思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開花落
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煙黯歛翠恨無涯強把蘭釵
點觀此其風調可想矣

姚月華小傳

姚氏女月華少失母忽夢月輪墜於粧臺覺而大悟自
聰慧組織餘饒不習而能獨未嘗讀書自此搦管便有
得其所為古文詞妙絕當時隨父寓於楊子江時端午
上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近舟有書生楊達見其素
簾結五色絲跳脫鬟髮如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
色絕
迥
達神魂飛蕩然非敢望也每日懷思因製曲序

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
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句情不能已遂私命侍兒乞其舊
稿且寄詩一紙題曰古怨云江水悠悠春草綠對此思君
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瑤琴不成曲楊出於非望
樂不可言立綴豔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
月華每得達書有密語皆伏讀數過燒灰入醇酎飲之謂
之款中散一日達飲於姚氏酒酣假寐月華私命侍兒送
合歡竹鈿枕溫涼草文席皆其香閣中物也達雖心蕩亦
無可柰何遂悵然而歸次日月華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
玉池異於他處色如水晶清明而瑩又服延年達以詩謝

之曰青桂僊女隔蓬萊珠樹金窓向晚開燕子羽毛非
袖殷勤也帶石花來然月華雖工於組織亦巧於丹青
花卉羽毛世所鮮及筆札之暇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
見也一日正揮毫畫芙蓉匹鳥圖忽侍兒持達箋至上云奉
送不律隄糜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糜何也曰楚謂之
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隄糜
遂受之荅以所畫芙蓉圖達見其約畧濃淡生態逼真
不自持覓銀光紙裁書謝之其大畧云連枝欲長忽
蹊比翼將翔遽垂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晉救啼
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湖恍在案頭

窓植寫斷腸飛揮交頸繭紙發其枝幹免管借之羽
裁年川雄依若石色與露花同照懶翼將風葉共低
鏡曉開片憶文君之面既螢夜度還思織女之機所
人復同斯書越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閑漢樹秦草之
教封舞月華請之仙賞不已以灑海刺二尺贈達曰
為郎作緩几履霜雪則應緩而解乃西簪物也又貽
詩口金刀剪紫絨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鳥飛來入
閑裏蓋違與月爭雖文幹相通而終未一覩至是見
詩心醉若狂乃賂女侍而得一會焉臨別謂月華曰
少日即來不覺來約及至姚不即見楊戲書一句調
之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朶桃花

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為高莫費一翻言說楊愈奇之遂
至往來無間凡父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
之鵲鵲會小會謂之白鷓會而歡洽正濃忽其父有江右
之遷已買舟於水畔矣彼此倉皇無計可緩遂怏怏而別
月華至舟雙眉雲鎖兩頰花愁而飲食慙減矣乃效徐
淑體綴成一詞而猶多悲怨以寄達曰妾生兮不辰盛年
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苦車
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馬伸雜沓兮無緒如彼芳絲舞絲
琴兮可理妾心兮馬分空閨兮岑寂妝閣兮生塵螢螢
徙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

贈王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為兮一身所遭兮多舛
兮難親損餐兮戒寢帶絰兮羅裙菱鑑兮懽啟傳爐兮馬
董整機兮欲舉塞路兮荆榛逢人兮欲語豁匣兮頑
冤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賙達讀之
嗚咽不勝幾絕者數四後達復至其舊院惟見雙燕斜飛
落英滿地而已遂亦整裝於江右踪跡之而竟無可查焉
嘗為友道及之猶鳴一泣下云

袂桃錄

劉堯舉字唐卿舒州人也淳熙末父觀官平江許浦堯舉
從之行是年當秋薦遂僦舟就試嘉禾及抵中流見執楫

者一美少女年可二八上下脩鬟媚眉眼含嬌雖荆布
淡粧而過人種種真若海棠一枝斜映水也唐卿驚訝間
不覺戚戚心動因默訪之知為舟人子乃嘆曰有是哉明
珠出此老蚌耶唐卿始以父在不敢通一視留連將午情
莫能已駕言舟重行遲促其父助緯父去試以眼撥之少
父或羞怯而避顏或嚴色以相拒及唐卿他顧則又脫
流情欲言還笑唐卿見其明中粧樣暗地撩人心眼相
神魂飛蕩乃以袖中羅帕繫胡桃其中綰同心一結後
女前女執楫自如若不知者唐卿慌愧恐為父覺頻以
示意欲令收取女又不為動及父收緯登舟將下船而唐

卿益躁急無措。女方以鞋尖勾揜裙下徐二拾納袖中。又不覺也。且掩面笑曰。膽大者亦踈踏如此耶。唐卿方寤。然亦陰德之美。越明復以計使父去。因得通問。曰。以子色兼擅巧。能宜獲佳偶。但文鸞彩鳳。誤墮鷄栖中。令人不能無慨。女曰。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豈獨妾哉。義當咨嗟。數生尤怨唐卿。益為嘆服。自是兩情雖洽。然終碍父咫尺。隔若天涯。不能近體。及抵秀州。唐卿引試畢。出院甚蚤。時舟人市易未還。遂使女移舟他處。因私懇曰。僕年方壯。秦晉未諧。倘不見鄙。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曰。陋質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第枯藤野蔓。難托喬松。而驪尾風馳。豈容

蠅附妾不敢叨君請自重唐卿撫其肩曰噫是何足較而
日來被子亂吾方寸久矣恨不得一快豪情今天與其便
而子復拒執如此望來絕矣英雄常激而死何惜此生即
當碎首子前以報隱帕之德言畢踴躍投身於河女急牽
其衣裾曰姑且止當自有說唐卿回顧曰子真憐我乎遂
携抱枕蓆間得諧私願歡樂之懷不減天上女起自飾其
髮且為生整衣曰辱君俯愛冒耻仰承一瞬之情義堅金
石幸無使剩葢殘葩空付餘香於逝水也唐卿答曰唐卿
寸進敢負心盟必當貯子金屋兩相笑狎而罷是夕唐卿
父母夢一黃衣人突報曰天門纔放榜郎君已著薦冠一

人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宜殿一舉父母驚覺友
示果見黜落少艾以為失望怏怏淚下唐卿撫慰久之方
已及歸謁父母詰質以夢唐卿匿不敢言至次舉復領
州首薦唐卿感女夙約遍令求訪竟莫能得益或流泛他
所而唐卿遂及第

金釧記

天曆己巳建康有竇時雍者家素寒微而驟富一女名羞
花年已及笄風流俊雅尤長於詩溧水士人章文煥與竇
為中表親然亦才貌出類人以聰俊章即稱之自幼每過
竇家時雍甚愛重之嘗戲指女曰長必以妹配汝生女亦

各留意乃私為之詩曰春風連理兩枝梅曾向羅浮夢裡
來分付東君好調護莫教移傍別人開羞花踵韻答之曰
更嶺清香一樹梅凌寒不許蝶蜂來料應一點春消息留
向孤山處士開生女情好甚勤或與之對酌燈下或與之
吟眺花前時雍不之禁也一日文煥羞花會於迎暉軒下
相與奕棋文煥吟之曰紛二車馬渡河津黑白分明目下
真羞花續曰莫使機關爭勝負兩家人是一家人生女大
笑又鋪紫羅綸於中庭攤牌較勝文煥笑曰但要會看
瓶蓋羞花笑曰只恐貪花不滿三十耳文煥與潘求合看
合羞花亦色曰既為正配豈效鶉奔妾雖至愚決非亂

夫而不有躬也。兄何忽畧如此。文煥踉而告曰：人心
勢若波瀾，倘他日以兄妹為辭，將如之何？羞花語塞，遂相
交會。既而柳眉半蹙，玉笋微寒，有體弱不勝之狀。兩情
綰結，盡淫樂。文煥低吟曰：鸞鳳相交，顛倒顏；武林春色，會
神仙。輕回杏臉，金釵墜淺；感蛾眉雲鬢，偏羞花續。曰：衣惹
粉花香，雪散帕沾桃浪嫩。紅鮮迎眸，軒下情無限。絕勝人
間一洞元。兩情歡足，羞花脫臂上金釵。一雙與生曰：好賞
此釵，是郎主盟。文煥拜而受之。未幾時，雍知覺，恐終敗露，
召生謂曰：汝宜速回，倩媒求聘也。文煥拜謝，將行。羞花私
貽餽贐，且叮嚀蚤來飲泣而別。文煥回見父母，備陳其情。

父母悅從卜日下禮羞花因念生之故尋命家人致緘文
煥啟視乃集古絕句十首其一繡戶紗窓北里深燈昏香
燭擁寒衾故園書動經年別滿地月明何處砧其二嗟君
此別意何如聞看江雲思有餘愁倚翠蛾分八字酒醒孤
枕鴈來初其三風帶潮聲枕簟涼江流曲似九迴腸朱門
深閉煙霞暮一點殘燈伴夜長其四亂愁依舊鎖眉峯
想年來顚顚容離別幾宵魂耿二首霄何路得相逢其五
雙垂別淚越江邊待月東林月正圓雲鬟罷梳還對鏡
驚顚顚入新年其六欲於何處寄相思懶對粧臺拂曉
起尺煙江幾多地好風偏自送佳期其七強拂愁眉小

樓感時傷別思悠二同來不得同歸去幾度高吟
其八百憂如草雨中生十指寬催工筋輕惆悵溪頭從
別子規枝上月三更其九寒窓燈盡月斜輝桃李
絮飛春色惱人眠不得高樓獨上思依二其十綠楊紅杏
滿城春不見當時勸酒人聞說鶯啼却惆悵帶圍寬盡小
腰身文煥得詩不勝欣悅隨即備禮倩媒求聘擇期入贅
合卺之夕時雍欲試生才即席上宣言曰門闌撒帳不必
舊詞今要新人口占為之毋容思索可也文煥作催粧詩
二絕云紅搖花燭二更過粧就風流體態多織女莫教郎
待又速乘鶴駕渡銀河又笙歌鼎沸滿華堂深院佳人尚

晏莊懶得早乘雲馭降張郎久待杜蘭香時雍賀客大
其才贊之不容口生女會晤重整新歡而佳人才子之情
遂美好事者皆作詩紀之褒而成快覩金鋼集行於世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辛酉
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憇止道旁民
家愛其門戶瀟灑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郎方映窓悄
立觀生風儀注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
韶顏稚齒殆若天僊生一見為之心醉逡巡設酒餽
談譔稍狎抵夜同入小閣遂諧繾綣時其父適以

三日歸為家人所白翁聞之怒甚將執焉既而沉思久之
顧生曰汝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鍾愛今一旦至此已
無可奈何雖甘心於子不足贖吾耻願吾女猶未有家子
能為吾壻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從命遂僦
伋僮留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斷兩
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白子
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幃生怵
然汗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號慟辭翁登舟女已先在矣
從此舟行月餘常帶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
不離至啜茶亦於杯中見之生迷固惴惴遂成癡疾歲久

研問始具述其事疾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
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

寶環記

淳熙中有阮生名華美姿容賦性溫茂猶善絲竹時以三
郎稱之上元夜因會其同遊擊筑飛觴呼盧博勝約為長
夜之歡既而相携踏於燈市時漏盡銅龍遊人散矣仰觀
皓月滿輪浮光耀采華欣然曰負此景而歸枕席禁明
笑人孰若各事所能共樂清光之下衆國善一友能
吹紫玉簫和之聲入雲表近居有女玉蘭陳太常子也
是方散步月於庭忽聞玉管鳴二因命侍兒窺之還曰

三郎會交於彼蘭額之數四疑睇者久之因低頭一
夜色沉沉月滿庭是誰吹徹遶雲聲鳴二只管翻新調
顧愁人淚染襟迷快快而入華等曲終各散去明夜復會
於此如是數夕皆然一夕衆友不至華獨徘徊星月之下
自覺無聊乃吹玉簫一曲自娛未終忽一雙鬟冉冉而至
華戲謂曰何氏子冒露而行鬢髮曰某陳宅侍兒也因小
姐玩月於庭聞簫心醉特遣妾通郎以圖清夜之話華爲
曰彼朱門若海關寺守之倘有不虞何以自解因謝之曰
予姜焉燕侶敢望鳳侍既辱鸞音倍加雀躍但雲期隔若
天漢露草畏乎夜行願酌斯心達之華也侍兒去俄頃後

至出一物曰如郎見疑請以斯物為質華視之乃一金簪
指環也遂約之於指無瑕疑思心喜若狂隨與俱往至三
門月色如晝見蘭獨倚小軒衣絳綃衣幽姿雅態風韻
然雖驚鴻游龍不足喻也方欲把臂訴衷忽聞傳呼聲
郎遁去華狼狽而歸寢不成寐因吟一詞曰玉簫一曲
心度誰知引入桃源路幾曲欄邊勿忙欲並肩一時風
雨急忽爾分雙翼回首洛川人翻疑化作雲遂日傍徨
陳氏之居而杳閤深沉無絲可達日為齋瘦寢食皆忘
母及兄百方問之皆隱而不露有友張遠華之至交也
華病往視之因就榻究其病源華沉吟不答惟時時
以目

顧其手嗚咽不勝遠因逼視之惟指約一環而已遠會意因曰子有所遇乎倘可致力弟當力圖之華終自支吾而遠苦叩不已華度其可與謀因長嘆曰異香空染賈院墻高翠羽徒存洛川雲散更何言哉遠得其曲折因曰彼重門深鎖握手誠難幸有此環容僕試籌之可也遂袖之而出疑日於陳氏之門以窺其跡俄頃一尼自其門出跡其踪視之乃遶塵菴之尼守常遠喜曰吾計得矣遂尾尼至菴出一白鐵於前曰有事相煩倘師能成之當圖重報尼扣其詳遠曰吾友阮郎鍾情於陳太常之女彼此相慕曾面無期聞師素遊其門願得良謀以圖一晤尼始有難

色遠想之數四始曰侯有使可乘當相報也遂收其環
別次日尼清晨至陳太常家見蘭著杏黃衫子雲髻半偏
從其母摘玫瑰於庭見尼至驚謂曰露草未乾梁燕猶定
師來何若此早尼笑曰不辭晚露而至特有所請耳其母
問之曰敝菴新鑄大士寶像翌日告成領夫人同小姐
喜一觀為青蓮生色其母曰女子差長身當獨行時蘭
抱臂無聊正思閑適聞母不許顏微拂然尼再四從更夫
人因許其往遂延早膳煮致閑談尼因耳目四集終難達
情遂推更衣於小軒僻所蘭躡其後因與俱行尼遂微露
結環蘭觸目心驚即把玩不已遙巡淚下不能自持持因夜

恨明

作笑容扣其所自尼曰日有一郎持此禱佛幽忱積
影傷心默誦許時遂施此環而去蘭復扣其姓名遂
泣下尼故驚曰小姐對此而悲其亦有說乎蘭羞妮久之
遂含淚言曰此情惟師可言亦惟師可達但搖二不能出
口尼強之曰昔者開窺青鎖偶遇檀郎欲尋巫峽之踪
遂解漢江之佩脫茲金指聊作赤繩蝶夢徒驚雀橋未駕
適逢故物因動新愁耳尼曰小姐既此閨情何不一圖
面蘭歎曰秦臺鳳去楚岫雲迷一身靜鎖重帏六翮難生
弱體欲圖幸會除役夢魂耳尼見悽恹情真遂告以所來
之故蘭喜極不能言惟笑領其首而已因出所題閨怨使

作四音其一曰日未凭欄寄恨多慙三香閣竟如何愁腸
已自如針刺那得閒情繡綺羅其二曰清夜裏三頓上牀
挑燈欲自寫愁腸相思未訴魂先斷一字書成淚萬行其
三曰玉漏催殘到枕邊孤幃此際轉淒然不知寂寞嫌更
求却恨更籌有萬千其四曰朝來獨向綺窓前試探何時
了此緣每日殷勤前則一不知擲破幾多錢因更出一環
並前環付尼臨別曰師計固良第恐老母但臨無其隙耳
尼笑曰業已籌之小姐至春但為倦極思睡其常有計耳
尼因出別夫人往復遠信未行數步遠已迎前遂同至
所以詩及環付之華喜不自持病立愈夫遽起節沐東

以肩輿載至尼菴匿於小軒遂室次晨夫人及蘭果
而至尼延茶畢遂同遊兩廊卓午蘭因倦不勝時欲
歸尼謂夫人曰小姐倦極思寢耳某室清幽頗甚能
暫憩而歸乎夫人許諾遂送一小室中吏外為加鋪
繭入其內果幽雅絕倫旁設一門隨手可啓蘭正注
日忽華自牀後冉冉而來蘭驚喜交加令其踞足兩
情俱洽遂笑解羅襦雖戲綿浪之道鱗醉香叢之迷
蝶亦不足喻也歡好正濃而華忽寂然不動蘭驚諦
視已聲息杳如遂惶懼不勝排之床壁蹶然而墜
遂墜雲鬟母雖訝其神色異常第以為疾作耳遂命
輿別尼而歸輿音未寂張遠及華之兄匡謂尼

曰事成否尼笑曰幸不辱命遠問三部何在尼指其室曰
猶作陽臺夢未醒耳遂推門共入喚之數四近而推之死
矣各相失色無言因思其父病之軀故宜致是遂歸報其
父托言養病於菴而殂其事遂隱而人無知者惟蘭衷心
鬱結感慨難伸凡寤寐之間無非愁恨乃續前之四韻其
一曰行雲一夢斷巫陽懶向臺前理舊粧憔悴不勝羞對
鏡為誰梳洗整容光其二曰幾向花間想舊踪徘徊花下
有誰同可憐多少相思淚染得花枝片片紅其三曰
風波起楚臺深閨冷落已堪哀餘煙空自消金鴨那得
心化作灰其四曰雲和獨抱不成眠移向庭前月滿天

怨一聲雙淚落可憐點二濕朱弦自此終日慙二遂成疾
嫌其母察其異因潛扣蘭度不可隱遂盡露其情且涕泣
而言曰女負罪之身死無足惜所以厚顏苟存者為斯娘
在耳倘母生之為阮氏之未亡婦足矣母乃密白於太常
始尤怒甚終亦無柰遂請阮老於密室以斯情達之阮亦
忻然因託言曾聘於華者遂迎之于歸數月而生一子取
名學龍蘭遂蔬縞終身日不窺戶後龍年十六而登第官
至某州牧蘭因受旌焉

綵角記

福州守吳君者江右人有女未笄甚敏慧玉色瓊麗父母

鍾愛之携以自隨秩滿還朝風於淮安之版鍾鄰舟在
太原江商者亦携一子其名曰情生十六年矣雅態可繪
敏辨無雙其讀書處正與女窓相對女數從隙中窺之情
亦流盼而無緣致殷勤偶侍間有濯錦船弦者情贈以果
餌問小娘子許適誰氏婢曰素也情曰讀書乎曰能情乃
書難字一紙託云偶不識此為我求教女郎得之微哂一
一細註其下且曰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婢還以告情
其可動為詩以達之曰空復清吟託裊煙樊姬春思滿江
船相逢何必藍橋路休負滄沙好月天女得詩愜曰
暫相薄水那得以豔句撩人欲白父告其婢一再

笑曰吾為詩罵之乃緘小碧箋以酬曰自是芳情不
春光何事恁閨人淮流清浸天邊月比以郎心向我親
得詩大喜即令婢返命期以今宵啟窓虔候女微哂曰我
聞常幼怯何緣輕出郎君豈無足者耶生解其意候人定
踞足登其舟女憑欄待月見生躍然携肘入舟喜極不能
言惟嫌解衣之遲而已女羞澁嬌懷懽懽不能暢情撫弄久
之方洽其婉孌膠密之態雖吳生妙染不能模寫萬一也
既而體情神蕩各有南柯之適風便月明兩舟解纜東西
殊途頃刻百里江翁晨起首其子不得以為必登淵墜死
淮流返舟求屍茫如捕影但臨淵號慟而去天明情懷未

欲出已失父舟所在女惶迫

計藏之船旁榻下日則分

餉羹食夜則出就枕席如此二日生耽於美色殊不念父

之離邈也其嫂怪小姑不出又饌燕兩人伺夜窺覘見姑

與少男子切二私語白其母二恚不信身潛往視果然

告吳君吳君搜其艙得情榻下搜其髮以出怒目果然

刃其頸欲下者數四情忽仰首求哀容態動人吳君果然

叱曰爾為何人何以至此生具述姓名且曰家奉晉人

閨亦不薄昨者猖狂實亦賢女所招罪俱合死不敢

吳君熟視父之曰吾女已為一閨所汙義無更適之理

為吾惜吾為爾婚情拜泣幸甚吳君乃命情潛足

吳君乃命情潛足

呼人求援若遭溺而幸免者庶不為舟人所覺生如
 君令簡者被之伴曰此吾友八子也易其衣冠撫字
 抵濟州假巨室華居召櫛相大講合婚之儀舟人
 了不知其所以由既自京師返旆延名士以訓之學業大
 文遣使詣太原訪求其父父喜賁珍聘至楚留宴
 別情二十三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與女歸拜翁姑
 里携家之官初為南京禮部主事後至其郡太守
 之封有子凡二十人遐邇傳播以為奇遇云

府尊程

廣雅異編卷之九

印月軒主人集次

情感部一

彙

並蒂蓮花記

揚州有張姓者富冠郡邑家有一女小字麗春年十有七
 歲美姿容善詩賦人咸稱之遠近締姻者其門如市張
 不之許嘗曰相女配夫古之道也吾惟得佳婿貧富不
 較焉同里曹姓者家雖貧窶一子聰俊名璧尤工於
 年方十六未有室也張固垂意於彼彼以貧富自
 後歲一日開塾於家令人招生過塾讀書生
 量不取

至麗春於花下窺之見生儀容清雅主止菴許翁嘗與
得此郎平生願足矣張亦暗喜尋命生宿於西軒靜室
便肄業時值菊節張拉師出外登高暢飲生兀坐書齋不
勝岑寂乃長吟一絕以遣悶云時值重陽金節邊滿城風
雨寂寥天可憐不帶登高興孤負黃花笑一年麗春潛聽
情不能已乃於窓外踵韻繼吟之曰月晃空照兩人邊安
得團圓共一天可惜風流人未會錯教烏兔送青年生聽
其詩超出相見麗春亦不別避彼此交會其礼甚恭麗春
笑曰子知家君館穀之意乎中牀之選其在茲矣子宜節
重妾亦忍死以待不為他人婦也生曰第恐大齊之非偶

而為春秋之所譏耳。晝審曰：人定者勝天，又何疑焉？正叙
話間，侍婢報曰：家主回矣。遂各散去。翌日，晝春命侍兒
香持彩箋作詞一闕，以寄生詞名。清朝慢云：翠幙香凝，
情夢杳深閨。翡翠衾寒，可是一春憔悴。倦倚欄干，幾
好花無主。狂蜂浪蝶，幾翻翻傷情處。枝頭杜宇，血淚成
丹，鵲湯游絲舞飛絮。奈芳心牽引，更有多般嘆香銷正
朱顏顛望，赤繩繫足，定應合浦珠還洞。益切紅搖花
水同歡生得詞，喜不自勝。審知女有相從之意，乃吟詩一
律書以復之。云：曲欄深處遇嬌姿，一日相思十二時。
帳中逢見女何如，酒醒重見崔微。羅幃綠幕應留。

牀定有期昨夜嫦娥終消息廣寒已許折高枝麗春
裏情悵快第恐失此才郎也一夕生明燭獨坐如有所
忽聞剝啄叩門聲生故視之乃麗春也延入寢室揭
坐麗春曰子讀何書生曰孟子麗春曰孟子義利之辨其
說甚詳無非欲人之趨於正道也生曰既欲人趨於正
何以曰逾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乎
麗春曰此諛譬之詞耳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
隙相窺踰牆相從寧有是礼哉生曰食色天性也人
所不能免耳麗春袖中出花箋一幅上書詩四絕笑曰妾效唐人
作題文四時詞請君為我改教之其一花枝委朵紅垂樓

柳樹千絲綠遶堤鵝髮兩蟠烏自衣最經若行步即覺其

二高梁盡棟棲雙燕紫展荷錢小疊青腰細褪裙羅帶綠有

銷魂暗淚滴圓屏其三明月晚天清皎皎寒霜曉暮暮終

愴清傷暗想閑長夜淚血垂胸鎖恨愁其四天冷雪花白花否

墮指日寒霜粉凍凝腮懸懸意想空吁氣夜月朗庭樹

梅生誦畢深贊其妙將欲賡味麗遽曰不必和也右

構別墅已狀四景士夫題咏甚富但無作迴文者以請不

客珠玉光輝蓬舉是所願也生按題揮筆亦作迴文文

絕云其一東西岸草煙淡近遠汀花逐水流虹跨格

橋曲徑石欹欹初路幾悠其二鵲蟠梁軒窗綠野格

屋近青山香清散處殘紅落酒興詩懷遣日閑其三
繞村流水碧小橋斜傍竹居清啼鳥月落霜天曉岸清
舟雨葉輕其四岐路曲盤蛇裊裊亂山群舞鳳層層
雲並梅依屋獨坐閑窓夜伴燈釐春誦之嘆曰下筆立成
才高七步也時漏下一二鼓生懇欲求合璧春正色曰未堪
人倫之大綱豈真苟合邪所謂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君姑
俟之終有結褵之會耳遂各歸寢張公倩媒擇日下聘
生入門花燭洞房鸞交鳳友其樂可知矣已而與生交會
極盡纏綿麗春謂生曰曩夕之會非逆君情第以妾非
間之婦君非棄金之夫終為鴛奔之誚耳今日名正言順

其樂豈不宏長乎哉生曰高見也自此兩情愈厚歡愛殊
深咸淳末海寇犯揚州官軍敗績城遂陷賊衆大掠市肆
一空殆至張宅家人奔竄生女卧榻通臨大池倉卒無避
忍致辱身乃相樓共溺池中而死踰年其中忽生並蒂蓮
花紅香可愛人爭以爲異觀之者如歸市士大夫題咏甚
多錄其尤者於左佳人才子是前緣不作天僊作水僊白
骨不埋黃壤土清魂長浸碧波天生前曾結同心帶死後
仍開並蒂蓮千古風流千古恨恩情不斷藕絲牽詩詞盛
軼名之曰並蒂蓮集至今傳誦不絕

成

齊推女傳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常會長慶三年常推將以妻方娘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將赴謝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此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恍然遽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怒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客至天

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扣怒而去
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
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
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
前以身為槨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
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為引
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殞於異室遣健步報帝會帝以
文籍小差為天官所黜異道求行凶計不遂去饒州百餘
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
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

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常審觀之愈是羅馬而
次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
自門出呼曰常君忍不相顧常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
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
詢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
為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
救君能相哀乎常曰夫妻之情我均一體鶴二翼陸比目
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尚有收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
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司齊曰此村東數里有某
堂中田先生者領村少教授

人言其不可遽言君能往

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盡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
詔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即
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
同行常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
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立而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
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
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念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
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常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
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幾
常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

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常趨走迎拜先生答拜
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常拱謝
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
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尚
不能斷兒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瀆去勿恣妖
言不顧而入常隨入拜於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
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
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常亦不敢拭唾歎復拜
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為吾擊
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群擊痛不可堪常執笏拱立

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流
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
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常曰官人真有心丈夫
也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久知但不
早伸訴左宅已敗埋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為
足下作一處置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
爐前又鋪席坐定令常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
數百里入城郭鄕里闊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
殿我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車
曰前湖州參軍常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尤間堂中一

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常入面坐而拜起視之
乃田先生也常復訴寃左右曰近西通狀常趨近西廊有
校筆硯者乃為訴詞常問當衡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
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
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
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指穢甬宥不移然而殺之罪
當万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又出之鬼橫占入室
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
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
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

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脩補
吏曰事、皆壞脩補不及王曰齊氏壽年頗長若不再生
義無厭伏公等所見若何有一老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
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易直君斷以具魂作本身
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進退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
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走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
故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衛發還
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常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
處置可乎常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
一類即推而合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餲即齊氏

氏身塗之畢遂令常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菑衫人復引
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岨谷跌而墮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
生者亦壞素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
然賢夫人未葬尚塵舊房且飛書塋之到即無苦也慎勿
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閤只在門前便
可同去常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為生人不
復輕健常擲其衣馭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
請葬其柩使君始聞常之將到也設館施繡帳以待之及
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從之而命其子以肩輿送焉見之
大驚問多方以問不言且置其妻解常以酒迎問之不覺且

述少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常潛使人覘田夫
亦不知所至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有與之夫不
覺其有人也

鞦韆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字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奄
都刺為僉判東平王榮甫為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
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為比然讀書能文
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
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庭榭之好
冠於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看春

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牆
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適樞密同舍帖
木耳不化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
鞦韆競就歡關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視諸女皆絕色遂
久不去為聞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於
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
吾正擇婿以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舍飾
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
曰爾喜觀鞦韆以此為難菩薩蠻為調賦南詞一闕能手
仕揮筆以國字寫之曰紅繩重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

雙起誇俊要爭高更將裙繫牢 呀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
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攜
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咏鶯拜住
拂拭刺藤用漢字書呈宣徽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
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為姻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相
見他女亦於窓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門閥多
喜氣女婿超羣龍也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
都下以為盛事并住鶯詞附錄於此嫩日舒晴韶光應
天新霽正挑燈半吐螢螢初試孤枕乍聞絃索悄幽興
聽笙簧細暖繡衾深舌韻東風愈嬌媚 幽夢難尋越越

蟻杏樞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
求好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既而同食
石簾簾不飾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疾囹圄間以大
例蒙頭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爾弗起聞至染疾重為一
空獨拜住在然冰消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
教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
獨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獨已壻家反凋弊
如此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結義一與訂盟終
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為定
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

開闔出之子僧家奴儀又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
里行至中道落解脚紗從於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
愛女與回悉傾家奩及土人家聘物殮之暫寄清安僧寺拜
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曰如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
可開柩非活矣周視四隅釘牢固無由可啟乃謀於僧
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刀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
也僧素知其厚強亦萌利劫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
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心謝僧計其餘尚直數萬緡因
託僧買添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矣里走上都住
一年人無知者所醵豐厚燕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獲

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
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
人設帳民間誠有學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為稱亟召
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
何以至此且娶誰氏三住實告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
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
少陰使人詰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殯空櫬而已歸以
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為贅婿終老其家拜住三
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早卒次子忙古
及幼子黑廝俱為凶怯薛帶御器械忙古及先死黑廝官

至樞密院使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黑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為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醫執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塹圍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為吾生肌膚變

日後當有大鼠出入塹棺中即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
得七七日常開吾門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彊名言之
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
如狹彊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彊
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
吾身既曉彊名發之妻則活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
及手再生則美倍於舊時上色倩盼多姿袿服靚粧人
間殊絕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
人觀焉於是別駕以下皆往觀彊名夫人盛服見都督
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之禮而觀之神僊中人也言語

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謝居間真閑事耶
杜口維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
夫人皆同觀之悅其柔姿豔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別駕
張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
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既彊名使於
禮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為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
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矣
觀曰有物遷焉

舒

胡氏子

許州胡氏子言其叔父頃為蜀中倖至宮數日季子

通復

園見牆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
年十八歲未嫁而死塋於此今其父去官於某處矣聞
貌何如老兵曰無所識嘗聞諸婦言前後太守聞婦人
笑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
几上香火曰此香火亦大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為供
私酌酒奠之心摇摇然異幸一見自是日日往焉精誠之
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一日又往見屋簾微動若有人呼
縹緲俄一女子被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
之女曰夫汝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
驚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旦復至以為常課業

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憔悴飲食減損父
母深憂之密扣宿直小兵云夜間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其
子子不敢語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為汝治之子曰不
然相接以來初頗為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言語動息與
人無分毫異安得為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
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強之
食吾當觀之子入室而女至命具食強之至於再三不可
曰常時往來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要將
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自外入女矍然起將蔽其
形不能隱蹶蹶懸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視問其情狀

曰亦自不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
問曰既不能去今為人耶鬼耶曰身在此留則為人
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塚見柩有隙可指中空
然胡氏乃大喜曰冥數如此是吾家婦矣為改館於外擇
謹厚婢僕事之走介報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及家
人來視真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女姓趙氏後生男女數人
云

鄂州南市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生者雖屢肆細民而姿相白皙右
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由可

通繼緒積思成瘵疾毋憐而私扣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
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為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
乃以情告母語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
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翁
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且鄙女所為出辭峻卻
遂死即塋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觀山下
樵夫少年料其墳樞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既啟棺
女尸坐起剥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語曰我賴卿力
葬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連成喪好便
爾妻樵如其言仍為補治塋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為

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
春紹熙云我去南市久汝辦車載我一遊假使我家
喜我死而復生必共窮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
樓適彭携餅上女使樵下買酒並邀彭並膝道再生緣
欲與之合彭既素鄙之仍笑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
白晝現形女泣而走遂之遂墜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
至執彭赴里保吳氏門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
之故并焚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
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
正觀其異

周瑞娘

撫州霞山民周十四郎女瑞娘年二十一未嫁慶元二年
中夏抱疾伏枕五六旬至七月二日不起至十三日正午
忽從門外入遇家人皆含笑相呼捉父母見而唾之曰爾
不幸天歿天之命也乃敢白晝為怪蓋明以告我對曰不
須怕千一娘之死盡是爺娘做得問其故曰去歲九月林
百七哥過門見我而喜歸白百五郎欲求婚聘及媒人來
說父母不從林郎因此悵悵成病五月十九日身亡急我
陰司取我為妻今相隨在門首記我生時自織小紗六寸
三疋綃七十疋紬一百五十六疋速取還我父母惻然

其言搬置堂上貯以兩大箱女遂出招林郎洋洋自如無所畏怯然後拜別二親曰便與林郎入川西作商莫要憂憶隨語而沒聞父邀林百五郎話其事林云理屬幽真河由窮窶約至初冬各舉柩一火化啟木之次二柩俱空矣

張紅橋傳

張紅橋開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曰紅橋聰敏博學雅善屬文豪宗有年爭欲聘之張悉不從父母問其故張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耳於是操觚之士聞之咸托五字為媒張但第其優劣終無所答邑人王恭寄

以詩曰重簾空見月昏黃絡繹啼來也斷腸幾度紫雲
不谷鴈飛應不到衡陽求赤王侑有所鍾念乃稅其隣舍
以居一日張方睡起侑竊見之遂寄以詩曰象牙筠簟碧
紗籠綽約佳人睡正濃半抹曉煙籠芳藥一泓秋水浸芙
蓉神遊蓬島三千界夢遶巫山十二峯誰把茶聲驚覺後
起來香汗濕酥胸張得之怒其輕薄遂深居不出久之侑
悵悵而歸最後侑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東隣適
見張焚香庭前因托隣姬投之詩曰桂殿焚香酒半醒露
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張接
詩為之啟齒援筆而荅曰梨花寂寂聞蟬始銀漢斜臨

力前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姬持詩賀鴻曰
張娘子自束髮以來一時名勝持行卷求通者無慮數十
曾未揮毫今得君詩而為此以答誠所希有鴻亦大喜通
望因使姬通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於其家以外室
處之定情之夕鴻作詩曰雲娥酷似董妖嬈每到春來恨
未消誰道蓬山天樣遠畫欄咫尺是紅橋張詩曰芙蓉作
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共道瑤池春似海月明飛下
一雙鴻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薦王僧聞其事即盛飾訪
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鴻謂張曰卿獨不聞龐公之妻拜
司馬德操乎張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可乎

於是鴻不能強，乃客賂侍者，潛窺室內，見鴻適與張狎，因作酥乳雲髻二詩以戲之。酥乳詩曰：「一雙明月貼胸前，紫禁葡萄碧玉圓。夫婿調踈綺窓下，金莖幾點露珠懸。」雲髻詩曰：「香鬟三尺綰芙蓉，翠聳巫山雨後峯。斜倚玉牀春色去，鴉翎蟬翼半逢鬆。張翥愈恚，知其意，乃挽鴻游三山，越數日，鴻絕裾逃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作詩曰：「溶溶春水漾瑤瑤，兩岸菰蒲長綠苗。幾度踏青歸去晚，却從燈火認紅橋。」其二曰：「素馨花發暗香飄，一朵斜簪近翠翘。寶馬未歸新月上，綠楊影裏暗紅橋。」其三曰：「玉臂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為惜銀波明月色，願隨雙燕下西樓。」

步紅橋張屬而和曰桂輪斜落粉樓空漏水丁丁燭影紅
露晞暗香珠翠冷赤欄橋上待歸鴻其二曰橋外千花照
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
鴻其三曰草香花煖醉春風郎去西湖水向東斜倚石欄
頻悵望月明孤影笑飛鴻後一年鴻有金陵之游乃作大
江東一闕留別曰鐘太甚人笑我到老也無休歇月露
煙雲多是恨況與王人離別歡語叮嚀柔情婉戀鎔盡肝
腸鐵岐亭把酒水流花謝時節願念翠袖籠香玉壺溫
酒夜夜銀屏月萬喜含噴多少能海嶽誓盟都設此去何
之碧雲春樹合晚翠千疊圖將羈思歸來細與伊說張亦

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郎徐邀二侍穿別徑結
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之外
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
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
聽不見萬縷紅入那人家徙倚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
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
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腹
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異鳥嬌花不柰愁湘簾初捲月沉
鉤人間三月無紅紫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
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飄飄

愛如琪璧壬午生謁選天官隸名營繕當春牡丹盛放生
擬閑遊因勒馬道傍值馬渴奔水左右皆前逐馬生下立
井畔民家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延入初經重屋僅
庀風日再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臺闌楯金碧輝耀恍非
人世生稍憊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
旬矣幸暫留同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逍遙歷覽盡壁
翁從傍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數年前過武
清所得道傍遺棄也翁借觀遽特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
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
女手筆入示吾妹果非謬也往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所

經行者心已異之及聞翁言愈駭異再引入一曲室帟帷
妍麗金玉煥然至一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
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老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
往歲扈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興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
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
載矣觀物興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
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
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
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
娟強起嚴服親執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王婆芳園內美地

微儼然秦觀峯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嘆異
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母命來請以弱女
為君子姬侍生喜出望外遂以其年四月成禮娟娟妙解
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
月生以督運南行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
訊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郎夜上木蘭舟不
數歸期祇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果贈王搔頭是夕
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
占贈娟娟曰碧窓無主月纖纖村前扶疎玉漏嚴秋浦美
容偏獻笑半窓斜映水晶簾其夕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

惟上智此生長抱怨情多玉佩亦以詩哭之曰濕雲如醉
護輕塵黃蝶東風滿四鄰新綠只疑銷曉黛落紅猶記梅
歌唇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人欲覓梨雲仙夢
遠坐臨芳沼獨傷神自後鴻每再過紅橋輒為之于邑累
日

第九卷終